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二百一十九三

明　敘南張岱著

四夷列傳總論

高皇帝既平定天下詔諭諸夷諸夷君長或使或身、悉隨使者來朝貢則高麗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剌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浡泥凡十五國皆服最先而最恭順、　高帝作祖訓列諸不征、且示毋勤遠畧之意既則撫綏懷柔令其三

年一朝國王嗣立世見而已 高帝之言曰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擾之源斯謨訏矣已而日本通胡惟庸不軌乃命絕之惟念北虜為元餘孽時時繫心遣將剿絕窮追乃已至其嚴邊尤厪晚歲 成祖有天下遠慕唐宗賓服四夷之盛近纘 高帝係心胡元之切北征犂庭於斯為烈西戎之夷吏部員外郎陳誠銜命往使歷國十七首尾往返者數於是降胡達軍盡居內地酋長部領悉著官封至夫才具可

用、誠心之託者、往々爵之公侯、布在左右、雖至掖庭內宮、亦有外夷之女、所以示招徠之大、明羈縻之威也、海中諸國、則命黃頭三萬、望日占風、指鍼壓綫無一不至、與是功者、即非斬首選法、不得減革、蓋太監鄭和、與王景弘、侯顯輩、領之有歲、當是時、四夷君長執贄獻琛、頂踵相望、賜宴之日、有忭舞天日、稽首闕廷、欵未嘗有譯鞮之館、充牣旁皇、奕然壯觀已、然而往來使送、接伴賞賚、費亦不貲、仁宣之間、氐羌之享

如常昆夷之喙猶啟正統以後東南海上夷以濤波難航貢使漸稀而西北胡戎貪利貴賜增入增賞莫可阻遏我患漸滋彼信斯張陵轢至於北鹵也先之禍其時雖奮獸之心驁健難馴亦繇我無以應其求且內戍不張徒取空言威而怒之自是以往惟有朝鮮恭順貢獻餘皆聽其不時自至而我所捍禦專北鹵矣在南曰倭雖其狡黠善戰未有時也至觀交南終棄哈密頗圖地廣難安民勞易變神聖之主置其

然歟。

北鹵

北鹵、古韃靼種也。夏獯鬻周玁狁秦漢匈奴唐突厥、宋契丹其地東至兀良西至瓦剌其先入主中國、而為元。都北平。　高帝以元年北伐、元主攜其后妃太子、遁出塞居開平、心未忘故都。使其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來侵、未至徐達遣與常遇春襲破之。其明年遇春克其大同。將竹貞曹良臣拒卻其攻通州者丞相

也速、乃無復故都意、而納哈出據金山、李思齊張思道據秦隴、尚皆名元臣。上以書諭元主父、納哈出盡地自守、無縱部下盜邊、皆不報。達師遂西、李思齊來降、張思道走寧夏、為擴廓帖木兒所執。於是上命遣春與李文忠分兵取開平、克之、俘其宗王平章數人、元主益北徙居應昌、而擴廓帖木兒居定西、數擾邊。上患之、命達為征虜大將軍、擣定西、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勝為右副將軍、擣應昌。文忠至、元主

巳年、子愛猷識里達臘立、與擴廓帖木兒徙居和林、
遂獲愛猷識里達臘子、買的里八剌、及其妃嬪若重
器財寶、降其衆五萬、 上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
而虜人謚元主曰惠宗、 上謚元主曰順帝、下詔漢
北、狄甎諸酋、先後歸附、獨擴廓帖木兒負嵎如故、
上屢招之、皆不報、五年、命達文忠勝三路進討、敗之
於亦集乃路、又敗之於瓜沙、追至騁海、虜遁去、師還、
明年、破擴廓兵於懷柔、又明年、都督藍玉取興和、李

文忠攻克其高州大石崖、斬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進至氊帽山、破斬魯王及司徒答海俊等、其秋、遣崇禮侯北歸、明年、擴廓帖木兒卒、無何、愛猷識里達臘亦殂、是為洪武十一年、上遣祭之、以不失待亡國禮、國人謚愛猷識里達臘曰昭宗、立其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其丞相驢兒蠻子哈剌章及國公脫火赤平章乃兒不花、樞密知院愛足等、時時寇塞下、十三年、命西平侯沐英往討、擒脫火赤全部以

歸明年大將軍達與副將軍友德征乃兒不花至北河襲灰山大克獲而納哈出猶據金山寇遼東聚衆至二十萬輜重饒虜主二十年命宋國公馮勝將兵二十萬擊之獲納哈出盡諭降其衆俘元官屬遺臣千有餘人 上以吾老矣今不滅虜後未拜也其秋即軍中拜玉為征虜大將軍北伐玉與延安侯等窮入沙漠其冬獲元將九百餘人 上銳意滅虜明年復遣申國公鄧鎮等從玉師倍無進覆其巢穴蓋從

者七侯玉深入至捕魚海穴地蹙薄之破殺其太尉蠻子脫思古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數十騎遁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部酋三千男女七萬餘人馬駝牛羊十萬餘盡焚其鎧仗迩於是漠北一空邊庭無警　上大悅而賦平胡之詩脫古思妃既至坐道與玉私慙懼自殺而地保奴出怨言上投之琉球脫古思帖木兒既遁欲往和林依丞相咬住行至土剌河為其臣也速迭兒所襲衆復散獨

與捏怯來等十六騎偕適咬住來迎欲共依闊闊帖木兒、雪不得發也速迭兒襲執、縊殺之、并殺天保奴捏怯來等遣使來降、居之全寧應昌諸處、未幾為失烈門所襲殺、部落遂潰、而咬住與乃兒不花、阿魯帖木兒時寇邊、 上命潁國公友德等以燕兵從燕王、定遠侯衍等以晉兵從晉王往征、燕王出古北口謂諸將曰虜地曠絕、無間諜難功也、發騎詷知乃兒不花處冒雪抵其營、都督使與雅故者指揮童往說乃

兒不花迫偕之來燕王慰接遣歸度將至營復召之如此者三國不能測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拔奏

上喜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明年真燕王督穎國公出塞捕番將阿失里等而和林之西有哈梅里者元裔兀納失里居之往來患苦西域貢使燕王復命都督劉真宋晟等攻破其城走之國益衰終 高皇帝世脅息不敢大為寇而 上亦封壯王鎮邊為邊藩國自脫古思帖木兒後大亂紛挐蓋五傳至坤迭木兒

咸未幾被弑不復知帝號矣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
裔也衆不附復弑之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元後本
雅失里為主稱可汗當洪武時強臣猛哥帖木兒據
瓦剌猛哥死酋分為三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
羅不肯與可汗朝會上表貢貂裘駿馬珍異仍請封
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
王永樂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本雅失里見殺上
大怒勅淇國公丘福等討之而本雅失里已為瓦剌

所襲破與阿魯台徙臚朐河矣丘福恃衆不為備全軍十萬騎皆沒明年上自以五十萬衆出塞逐本雅失里敗之遠走而阿魯台以其衆竄山谷請降貢馬詔撫納君臣始各部而居又明年馬哈木等秉本雅失里弱滅之阿魯台上疏請為故主復讐　上不許然嘉其義封之為和寧王九刺貢使遂不至十二年上以大衆討之馬哈木等三酋掃境來戰不利遂遁阿魯台使其大酋以下來朝會賜米五十石乾肉酒

糗絲幣有差十三年、瓦剌復請降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為順寧王、阿魯台恚遂叛入寇興和二十年、上討之次殺胡原、阿魯台遯降其異部大酋也先土干等數千人還二十二年、上復親討阿魯台出塞數千里不見虜還崩於榆木川、而順寧王脫歡稍〻併有太平孛羅之衆至宣德九年、遂急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為可汗衆不可乃行求元後脫〻不花為主以阿魯台衆歸之居

沙漠北哈剌嗔等部俱屬焉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益强盛自稱為太師屢犯邊十四年大入破大同之師告急相踵　上遣駙馬都督井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俱敗沒中人王振挾　上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國公朱勇等五萬騎為前軍復大敗勇死也先遂乘勝前逼　上於土木全師俱覆　上蒙塵也先詭稱送　上還潰紫荊而入躪畿輔直前犯京師尚書于謙武靖伯石亨禦之也先走大掠而出餘衆之

在京南者、纖於楊洪軍、而會中國已立郕王、也先失所挾、平章伯顏帖木兒從臾之、復奉　上歸、是時也先威出不花王上、取羈縻而已、景泰中、　上數使ゝ賂遺也先、入通不花王以間之、天順四年、也先遂以兵滅脫ゝ不花、弒之、致書　上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荅詔稱為瓦剌王、成化中也、先死、諸子分部北邊其在西者為套虜、犯陝西諸鎮、在北者、犯宣大山西、離合不常、世次莫可得而攷矣、至弘治中、虜酋火篩

大舉寇大同、我師敗績詔平江伯陳銳為大將侍郎許進佐之出塞坐逗留徵免、國勢益盛、踰氷過黄河住牧、改命大將保國公朱永中貴人苗逵右都御史史琳合京邊兵十萬布草州禦之復不利火篩死邊患少息、而小王子者即也先之後稱可汗者也或云元裔也滅也先遂并諸部常怨其相亦不剌欲殺之亦不剌懼擁萬衆掠凉州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誥印、諸番散亡、據其地而居之未幾復稱藩

於小王子終正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民不已小王子分地絕遠介西北關善水草其人甚富而饒有牛皮帳九蓄珍寶直百萬嘉靖之十三年大同叛殺其帥陰搆小王子入援踐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顧其二從父曰吉囊曰俺荅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次饒俺荅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喜為寇抄而小王子衆以饒故射獵自娛而已雖控弦數十萬人厭兵稀殺吉囊有子十八：萬騎俺荅六十

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八將之、小王子雖號稱為君
長不相攝、別種曰黄毛者、尤悍不能別死生、衆少於
三部、鹵或時深入、黄毛輒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鹵
苦之、後合兵逐北、急擊大破、降黄毛以是無內顧、得
併力我、己丑吉囊從俺荅、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
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吉囊
所鹵忻代倡伎、縱淫樂不休、卒病髓竭死、諸子不相
屬、分居西邊、而俺荅日益彊盛、有子曰黄台吉、臂偏

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丙午、自宣府入陰慶、總督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會萬達憂歸、尚文卒、都督張達代、而侍郎郭宗皐爲總督。庚戌夏、虜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墻入、悉精兵搆壑中、而以老弱百騎爲餌、總兵達、副總兵林椿、逐之、既入、伏發悉殲焉。事聞、逮宗皐等、治罰有差。虜既得二將首、遂引去、意叵測、而邊臣所遣諜者云、方脯羊馬肉、鍛鍬鑊、俾前諸部、大舉矣、議發邊兵萬三千騎、及京兵三

萬四千騎、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符會又遠以不時至、而京兵市人洒削屠沽兒耳不復能見敵以為常、八月、鹵至古北口、以數千騎嘗我、薊兵出火砲矢石、從上下却之、鹵乃悉衆入、縱我師而別以精騎繇間道踰嶺、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鹵遂大縱掠懷遠順義、吏士亡萁俄而犯京城、游騎掠通州三河、 上大驚、大司馬丁汝夔束手無措、唯有杜門死守而已、旬日間、咸寧侯仇鸞以大

同兵至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遼東宣府山西勤王兵悉至詔拜鸞為大將軍護諸將兵凡十餘萬騎虜前後剽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綑載巨萬徐徐從東行循諸陵而北時諸道兵相視錯愕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出而已收斬遺弱傷老者降或逃者僅八十餘以捷聞咸寧侯既為政始議開馬市以中國欲而寬其深入之誅則命侍郎史道往蒞之俺荅與其子貪中國賂因互市不絕然中國歲費

以數十萬計、所獲馬皆駑下、而賊亦小小為寇如恒時、久之、咸寧侯仇鸞露面復鬪、連歲入遼東、再殺總兵岳懋、殷尚質、犯諸邊、入圍大同右衛、困之幾下、是時俺荅有四萬騎、精者萬餘、子黃台吉有萬餘騎、精者七八千、俺荅老矣、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一子、子萬騎自倫、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長刀大鏃、望之若冰雪然、不輕與我戰、宣大之間、錯而畊牧、如碁布焉、降人丘富趙全

教鹵火食、構宮室鑿水田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全
教鹵益習攻取擄襲之事、俺荅喜、加全與富俱為酋
長、遂入寇無虛歲、俺荅有孫把漢那吉者、鐵背台吉
子、生三歲而孤、俺荅使其妻養之長為娶兀慎部女、
曰大成比妓、把漢那吉又自聘兔扯金的未娶而俺
荅有外孫女、業許配襖兒都司、美而艷俺荅則自取
之、號曰三娘子、襖兒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荅懈、予
之兔扯金的、把漢那吉恚、會俺荅西掠土番、把漢那

吉擕其妻、及乳母之夫阿力哥等、扣敗胡堡、求入總督王崇古、謂奇貨可居、以其孫羈縻俺荅、議款貢、遂封俺荅為順義王、給金印、俺荅寵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三娘子自練精兵萬餘騎、夷情向背、半係娘子、俺荅死、當屬黃台吉、黃台吉老病娘子意嫌之、將別屬、督臣鄭洛計曰、若娘子別屬、封此老酋何為、乃命人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王、一胡婦耳、於是娘子逼利害、乃歸之、及

黃台吉死子扯力克當嗣洛又諭力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聚則封不亟聚恐封別有屬也扯力克遂逐諸妾合婚三娘子萬曆十三年封扯力克爲順義王哈屯比妓爲忠順夫人四十年三娘子死撫臣言其納貢四十餘年最稱恭順特賜褒䘏崇禎間忠順夫人子復請封奪王爵如將軍號自款貢後北鹵稽首稱外臣者凡五十餘年通市不絕

石匱書曰諸葛武侯六出祁山曰我兵不出賊兵必

入此千古備邊至計也　二祖歲歲伐胡虜自救不暇而土木之後兵不出塞虜得以乘間竊發矣乃議者輒以開釁為辭迨至嘉靖庚戌闌入內地幸不開一矢相加遺而後此七八十年虜飽颺去軍躡尾之虜書其道傍曰官軍免送真可哀也哉

朝鮮

朝鮮箕子封國漢初為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攻殺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

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本扶餘別種改國號曰高麗居平壤已為唐所破亡何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地益廣東從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元至元中西京內屬名東寧路畫慈嶺為界洪武二年王顓表賀遣符璽郎偰斯齎金印誥文封顓為高麗國王使使入謝賜經史及幣帛甚厚五年顓請從耽羅國所留蒙古人及征蘭秀山逋寇詔耽羅尒附庸也蒙古六八耳尒何棄為逋寇以朕命諭之傳檄可致勿用兵頃之

貢馬五十疋道亡其二使者以聞及馬至無善詰之則使者所償也　上責其不誠却之七年諭中書省臣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外蕃我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則比年聘兼高麗貢獻數使渡海幾不返甚失朕意丞相其明以諭王八年顓弒死子禑嗣貢不如期却之羈其使周誼仍勑遼東守臣絕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謚及嗣封不許十

八年、許之明年、貢馬千匹、布萬疋謝、請易冠服、不許、指揮高家奴自其國市馬歸言禑辭焉直 上令給之二十一年國相李仁人廢禑立王昌、歲中兩請入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瑤：嘗遣子奭來朝、奭未歸而成桂廢瑤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絕其國評議司表言禑昌不當立瑤暴虐失人心國虚王、舍成桂莫適與也惟朝廷命之 上曰彼夷耳、吾何誅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巳請更國號詔仍稱

朝鮮二十八年入貢表語諟逮撰表者鄭總羈留之
旦老請子芳遠嗣永樂元年賜冕服經籍六年世子
禔來貢八年獻馬萬匹助征鹵十三年更立子祹為
世子是年芳遠老請以祹嗣宣德元年遣使賜祹五
經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因謂是書有國家所
當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四年祹進海東青制詔珍
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方物致誠而已毋金玉器
祹再進再諭之已請子弟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學

於國中景泰元年賜祹世子珦冕服祹卒、珦嗣、三年卒、子弘暐嗣、稱病辭避其叔瑈、天順三年邊臣疏瑈私與建州夷酋董山通已又誘毛憐酋郎卜兒哈累詔戒諭之成化三年進海東青白鶻卻之時方征建州瑈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助王師擒斬李滿住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璽書褒嘉之明年瑈卒、子晄嗣、六年晄卒從子娎嗣復出兵助擊建州捷聞、遣中使賚王金幣并及其將士、弘治八年娎卒子㦕嗣、

憐病遜其弟懌嘉靖二十三年懌卒子峼嗣未踰年
卒子峘嗣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姦民往來海
上私與倭市峘輙捕以獻　上亦厚賜予答其意隆
慶元年峘卒子昖嗣昖立沉湎於酒不理國事萬曆
二十年中國用兵西夏倭酋關白平秀吉聞朝鮮無
備遣巨酋行長清正等擁舟師數百艘分陷豐德諸
郡朝鮮望風潰王倉卒棄王京令次子琿攝國事奔
平壤已復奔義州請援甚急後以劉綎平壤大捷朝

鮮抵定、昖復歸王京、尋以次子琿立、四十七年、奴酋犯邊、琿出萬騎脅從劉綎、遇覆盡殲、御史陳王庭請獎勵朝鮮、諭以一旅屯沿江塞、奴攻寬奠鎮江路、并勅北關連屯開原、俟奴犯開鐵、即襲老寨、無為所給、從之、五月、朝鮮咨報奴酋移書聲赫僭號後金國汗、建元天命、指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意甚恣、天啓二年、朝鮮遣陪臣吴元謙等四十一名、暨大宗教等七寺喇麻僧班就頡行、三十六名、入貢、制勅朝鮮王倧

守臣禮助餉恤民忠義可嘉着賜文綺一襲銀一百兩仍賜勅諭以旌忠節差來陪臣吳元謙等俱厚賞之三年李琿為其逆姪李綜所篡登萊巡撫袁可立請兵討之議未定綜與毛文龍結為心腹文龍為進其王太妃疏及朝鮮合屬文武陪臣疏暴李琿罪惡自絕于天昭敬王孫李綜聰明仁孝宜為嗣君且願與毛文龍唇齒相依牽制奴酋懇請乞封從之七年奴酋來犯先破朝鮮請援甚急詔毛文龍發水師援

救兵不果發文龍死音問遂絶其地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設官畧倣中國以田制俸刑法不苛俗柔謹崇釋尚鬼惡殺著居苧衣知文字喜讀書上下威儀燦然可觀山川九都神崇北岳海鴨綠江為大產金銀鐵水晶塩紬苧布白硾紙狼尾墨果下馬長尾雞貂豽海豹皮八稍魚昆布秔黍麻榛松人參茯苓

石匱書曰高麗桀驁於隋唐至我明而何其馴伏也

雖其國屢更變置反覆不常而臣服天朝至死不易夷狄之有君不誠然乎乃自開國至今歲時朝貢慶慰弔郵詔使不絕於道亦幾幾乎華夷一家矣故槩論我明與國三百年不失人臣禮者朝鮮其巨擘哉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縮波而宅自玄菟樂浪底於徐聞求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其地東高西下勢若蜻蜓古亦曰蜻蜓國也國君居山城以王為

姓世、不易所統五州七道三島為郡五百七十有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没於水不得志日本亦絶不復來貢 高帝初遣使往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伏兵貢艘中計以表衆挾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絶不與通於是遣信國公湯

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
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犬牙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
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孚賚之封其
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十年一貢無何三千八
犯遼東為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自是歛跡不敢
大為寇而小抄盜亦不絕或其主不知也其貢則
恒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賚與互市為利耳嘉靖
初其主幼沖不能制群臣右京兆大夫高貢使宋素

卿貢、左京兆大夫内藝興、遣宗設貢、咸強請勘合後
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衆盛於宋素卿、遂攻敗
之、追素卿抵紹興城下、大殺掠、都指揮劉錦與戰死
遂蹂躪寧紹間、宗設奪舟遁、事聞、 上切責鎮巡官
督兵追捕、遂下宋素卿於獄、九年國王源義附琉
球使言為素卿乞宥罪、并請復修貢獻、給事中夏言
言夷人仇殺之禍皆起市舶、請罷之、而日本貢使遂
絕、十八年、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

無過三然諸夷嗜中國貨物至者率遷延不去貢若人數又恒不如約是時市舶既罷貨主商家商率爲奸利虛值轉鬻負其責不啻千萬索急則投貴官家夷人候久不得頗搆難有所殺傷貴官家輒出危言撼當事者兵之使去而先陰泄之以爲德如是者久夷人大恨言挾國主貲而來不得直曷歸報因盤據島中並海不逞之民若生計困迫者糾引而歸之時時寇沿海諸郡縣矣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

軍門檄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紈素潔廉然銳果壯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舶盜淵藪破誅之而人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足立其仕宦貴臣相吻紈不休竟以擅殺逮紈及置二司用事者於理紈恚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舶主土豪益自喜為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子賊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乃以都御史王忬為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

劄小財用殫屈仔召募驍勇委良將申約束屢諜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千計賊移舟而南犯吳松郡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咸懷散不支稛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　上聞巡撫操江憲臣相繼罷而仔以大同急改節鉞去此時倭益猖獗倭勇而戇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敵衆反主客勞逸而用之此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

小群數百人比、蝟起而賊主惟汪直為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先生、不下十餘帥、分頭四出、至則焚官庾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卞孕婦男女、剖視賭勝為懽、毒不忍言、所過之處、村落為墟、天子憂東南甚、乃用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以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遣御史主事各一人、調山東民兵及青州等處水陸搶手六千人、使參將李逢時許國、督赴楊州聽征、經故總督

两廣有威名諸蠻信服之奏調田東蘭諸州狼土兵及永順保靖二土司兵備前行許之經素貴傍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卿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慓猾果往速退田州岑氏及山東槍手連戰敗去經望大損而侍郎趙文華出視師文華絲上疏行有所負挾頤指凌經而經以大位自重出其上文華恚則連疏劾經謂其才足辨也特家閩避賊讐故嘆唶縱賊爾　上怒甚趣使捕徵經上

則已聚兵大破倭於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稱
是兵科言宜留經以平倭自續不聽併巡撫李天寵
皆論死文華既以攘其功則奏超御史胡宗憲代天
寵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鶚躪
浙地告急疏上趙文華復請出督師乃與宗憲誘徐
海降而合兵掩捕平海死又明年獲汪直汪直故徽
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為舶主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
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舶以是凡有入掠者皆

云直主之蹤跡詭秘未可知也宗憲以桑梓厚賂金帛誘之以若降吾以若為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遂自奮言必能肅清海波贖死罪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杭州宗憲具狀聞　上然之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不可赦棄市其衆無歸者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闕中首尾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吏民戰及俘堅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當而轉漕軍食横費

賜乾洪入槖中者以鉅萬計天下騷動東南膏髓竭矣萬曆二十年倭酋關白襲破朝鮮朝鮮王奔平壤遣使請援　上命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渡鴨綠江援之敗績遂命兵部尚書石星往朝鮮經畧星一意主款聽幕容沈惟敬言往釜山議款貢欺妄事敗惟敬伏誅總兵麻貴陳璘劉綎等水陸夾擊得級二千二百有奇倭逃錦山盡殲之以平秀政平正成獻俘京師梟示九邊倭氛始熄崇禎間貢使屢至

並倭鄰之胡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中國也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溫州寧波以入風東北汛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盡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其博多故也貢舶回則

徑收長門柚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
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
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
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官堂渡水而亦視風為變遷東
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
或由升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
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
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

滙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歘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刼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寔有天意有

倭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來其在寇舶率皆貧而惡其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隅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滅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

石匱書曰倭無志於中國而數亂中國者非中國人激之使亂則中國人導之使亂也倭土産少而利中國所有不得中國絲綿則體皆皸瘃我　高祖銳意防倭獨開市舶有以哉厥後中涓亂市舶而市舶遂廢市舶廢而倭亂遂不能止豈　太祖貽謀哉天啓間鄭芝龍大開洋市而海不揚波者三十年於茲謀國者其留心市舶而倭不足平矣

安南

安南古交阯地秦為象郡漢初南越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阯九真日南三郡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界建安中改為交州置牧唐置都護府改為安南五代時土豪曲承美據之已為漢南所併宋初丁璉有其地封交阯郡王自是棄為夷璉傳弟璿黎桓篡之桓傳子龍鋌李公蘊篡之公蘊八傳嗣絕為其婿陳日煚所有元攻下之封其子光昺為交阯郡王終元世貢不絕亦時：侵掠邊

郡不敢大為冦國朝洪武二年國王陳日煃遣使周
時敏等來朝貢 上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
齎詔封日煃為安南國王給鍍金銀印未至日煃卒
姪日熞嗣請詔印以寧拒之曰吾受命封先王何以
得擅予若日熞請于朝乃遣編修王濂主事林唐臣
日熞嗣王而喪以寧得使臣體日熞拜詔甚恭未幾
為陳叔明所篡弑明老弟煓代視事煓攻占城敗死
弟煒代先是 上嘗戒安南占城毋相攻至是以叔

明兄弟怙強違禍復遣使諭之叔明表謝連歲貢

上厭其數命三年一貢毋侈方物進犀象以勞吾民

二十一年黎季犛弒煒立叔明子日焜命絕其貢叔

明八年死　上以叔明身自為簒勑禮臣毋弔而遣

行人陳誠呂讓諭還所侵思明五縣不聽日焜旋亦

為犛所弒季犛大誅殺陳氏更姓名曰胡一元子蒼

曰胡奃僭號紀元國曰大虞永樂元年表言陳氏世

絕奃為陳甥求署國事從之已真封為王會陳氏故

臣裴伯耆走闕下乞師而老撾亦傳送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安南使者見天平多泣下詔詰季犛季犛詭請迎天平歸還以國天平行命都督黄中呂毅率兵五千送之季犛遣使迎具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不為虞行至芹站伏發殺天平及大理卿薛嵓中等引還　上大怒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率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等二十五將軍出廣西雲南兩道討季犛而以尚書劉儁督師尚書黄福大理

寺卿陳洽督餉親幸龍江禡祭戒諸將毋縱吏士暴
掠毋輕進貪功罪人得則歸國陳氏擇立其子孫能
行至龍州辛輔進破隘留雞陵等關傳檄數犂賊二
十罪師次新福縣晟亦自雲南至白鶴江遣入與輔
會 上命輔盡護諸將兵代能時賊恃宣洮富良諸
江爲固緣江樹柵立椿別築土城備禦甚嚴欲老我
師輔晟合攻之下令軍中丈夫報國立功在此時矣
先登者賞不次士皆奮啣枚舁攻具薄城裨將蔡福

先登衆繼之舉火城上銅角齊鳴賊披靡退驅象巷戰遊擊將軍朱廣以畫獅蒙馬首神機銃翼而前象奔賊大潰斬獲及蹈藉死者無筭進克東西都賊焚城遁連戰萬劫江木丸江悶海口皆大破之諸郡邑相繼降附輔循宣　上意令安業隨窮追季犛父子於奇羅海口悉擒之安南平得户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氏後無存者父老合辭請郡縣視內地乃置交阯都指揮布政按察

三司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以尚書福總布按二司事勅輔求交阯有能學藝者舉以聞六年輔振旅還交人簡定及命晟討之偽復督師晟敗績偽及都督呂毅參政劉昱皆沒賊黨陳季擴鄧宗異等益猖獗仍命輔往輔率諸將敗賊鹹子關又敗之太平海口追至清化殲其黨季擴自言我陳王後也請立不許請降許之以為交阯右布政使輔歸復反竟復遣輔轉戰連年賊乃獲

自輔之下交南凡三擒偽王威震西南諸夷遂留鎮其地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懷之弭伏莫敢動十五年召輔還以豐城侯李彬代久之福亦歸尚書陳洽代時中官馬騏墨而殘交人惡之三年之間叛者四五起彬先後討敗之而黎利最劇連結老撾出沒縱橫彬不能制詔以為清化知府利詐諾然竟不赴而攻劫日益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茶籠守琴彭諒山守易先皆堅守力盡俱死洽力言利詐宜亟誅而中

官山壽持撫議甚堅擁兵自衛諸將陳智方政復不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 章皇帝下璽書切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賊通戰寧橋中伏大敗尚書治死之已敗賊交阯城下殺萬餘人諸將請乘勝蹙賊通不從賊知通怯益聚衆肆掠攻昌江城守將李任顧福日夜拒戰焚其攻具賊益起土山以飛槍射城中任福率敢死士夜開門殺守土山者襲破其營賊為地道入鑿橫溝應之從溝中發石擊殺賊甚

多賊恐大軍至悉力攻相拒九閱月城中將士三千餘人至是亡其半力竭不能支城遂陷任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北向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經死軍民感其義同死者甚衆　上遣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晟分道往援以尚書李慶督師升剛而輕既連勝易賊慶言宜少戒升不聽竟中伏死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病歿參將崔聚率兵進至昌江賊大驅象而前軍亂聚被擒晟兵竟不出通懼

大賂遺利與盟而旋師按察使楊時習爭之強不聽群臣劾通并馬騏下詔獄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暠今在老撾請嗣封　上集大臣議絀張輔蹇義而用楊士奇楊榮蒹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齎詔召安南文武吏士皆来歸并敎陳氏後當立者以聞利遣頭目黎公僎等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戍卒萬五千一百七十八馬二千百匹其陷沒不得歸者無算且言暠死陳氏種絕　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

乃詔利權署安南國事八年利死子麟代之正統初以麟申朝廷恭詔封為安南國王諭令還所侵欽州地及迤民二百餘户麟卒子濬立遣兵攻占城執其王摩訶賁該以歸詔歸其王不聽濬為庶兄琮所弒弟灝嗣輒侵我土司地攻殺老撾宣慰使刀板雅蘭掌父子為八百敗歸累詔戒諭之灝驁橫自如屢攻占城併其國我無以禁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關結諸夷姦宄繹騷幾危雲南巡撫王恕發其

奸亂乃弭弘治十年灝死子暉立使者入貢乞所
賜常服從王制不許十七年暉卒弟誼嗣阮种弒之
立灝庶子賙賙肆甚政在群下盜起國亂正德十一
年陳暠弒賙自立莫登庸逐暠立賙兄子譓專其國
暠奔據諒山死譓迫於登庸奔清化庶弟懬立懬復
死登庸遂竊安南王其子方瀛譓竟死清化故臣共
立譓子寧居木州漆馬江倚老撾為援嘉靖十六年
寧遣鄭惟獠來乞師　上以登庸弒逆又久不廷當

誅議討之以咸寧侯仇鸞為帥尚書毛伯温督師伯
温至廣區畫諸便宜為進兵計廣守臣多難之且謂
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先後事同不足誅登庸亦遣
人自歸廷議未決伯温駐師境上檄諭交人懸重賞
購登庸父子懼請束身待罪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
奉職貢乃於鎮南關築壇具儀登庸率其屬繫頸徒
跣北面匍匐上表降伯温承制受之詔赦登庸歸廢
勿王以為安南都統使世其職仍聽黎寧果黎後則

畀以所據地否則已制下登庸已死授其孫福海二十六年福海死于宏瀷幼阮如桂等擁立之族人莫正中欲為亂不克來奔三十年命宏瀷嗣四十三年貢使黎光賁至京光賁以國難羈留南寧者十五年是乃達其後貢遂絕萬曆間莫茂洽為都統使茂洽死國大亂數年鄭惟僚子鄭檢立黎暉後黎惟邦為主維邦死檢子松復立惟邦子維潭嗣盡逐莫氏遺孽莫敬用竄居高平府敬璋敬恭竄居東海府保樂

州復內相讐未幾敵璋為黎兵所殺維潭遣使浮海詣督臣歸罪請款關輸貢移文擅用前國王印守臣詰之維潭飾詞對然請款愈堅因與約必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心難之業為期啓關有日矣遂遁去頃之復款具言其恢復之義歸附之誠第謂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墓在不宜以漆馬江為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雖為篡逆今日乃國家之外臣也爾安得滅之以彼奔敗之餘使得假息一隅

毋遽殄絕是我國家所以鎮撫四夷共其患難之意也且彼此分定我主土司亦毋敢黨亂以遺爾憂於爾豈不利爲而愛此尺寸之地爲維潭乃聽二十四年夏四月禁壇具儀受其降具如登庸故事黔臣陳大科疏聞曰盛言莫之篡黎其事逆 先朝猶赦其懲況黎之復讐其名正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祖宗成法事下兵部議如大科言詔以維潭爲都統使予莫敬用以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安南須遵其

地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衛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夷獠雜居獷悍喜鬬其君長尤狡獪有二名以僞名事中國自黎氏以來雖奉貢稱藩然自帝其國中如趙陀故事死則加僞謚黎晭之弒或云鄭惟鐩爲之陳暠討惟鐩而僭爲者也譓者惟鐩所立也鄭宗孫亡黎鄭也登庸乘亂而竊其柄也寧者非真譓子也傳聞屍不得而詰矣其俗惟交愛人倜儻驩演人淳秀有華風文學則驩演爲盛其

山川佛跡甸濕傘圓富良江宣光江為大其產金珠珊瑚玳瑁丹砂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角兕白鹿猩猩狒狒白雉翡翠蚺蛇蟻子鹽醞波羅密菴羅果烏木蘇木

石匱書曰文皇帝欲讋伏四夷立功海外故五出沙漠三下安南計其名也不計其實也術至子孫朝而名止空名貴則寔貴　宣皇帝毅然去之深得要害蓋自政跳梁牖戶未塞而遠鬬比隣昔吳王北破齊

盟晉而越入吳王且未慮吳也而欲伐宋其臣諫曰王得宋小不能居而失吳王乃歸此征安南之說也伐宋非失策也吳固而後宋可伐也

琉球

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順風七日可至漢魏至唐宋不通中國元招諭不從洪武初首先歸附遣子弟來朝　太祖嘉之賜符印章服及閩之善操舟者三十六姓許其遣子及陪臣之子來入國學分其

國為三曰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景泰間中山遂兼
并二國我使者去必孟夏來以季秋乘風便也無他
奇貨厥貢方物率市諸他國二年一貢每舩止許百
人多不過百五十人其人深目長鼻頗類胡人男子
多髭鬚婦人以墨黥手為龍蛇文皆紵繩纏髮從頂
後盤繞至額男以鳥羽為冠裝以珠玉赤毛婦以羅
文白布為帽織闘縷皮并雜毛為衣以螺為飾而下
垂小貝其聲如珮婦人產乳必食子衣食用手得異

味先進尊長子為親喪数月不肉食人死以中元前後日浴屍溪水去腐肉取骨布纏草裹埋土中其貴戚匣骨於山穴縣木為小龕歲時祭掃啓視尤好剽掠故商賈不通人喜鐵器及匙筯不駕舟楫維編竹為栰急則群舁之渡水而遯事山海之神以酒殺鬪戰殺人即以所殺人祭其神無文字不知節朔視月盈虧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亦無君臣上下之節伏拜之禮父子同床而寢既服屬奉正朔被服冠裳

陳叔表章著作篇什頗有華風王日三視朝臣下膜拜尊且親者入殿坐飲酒歲元旦聖節冬至君臣冠服拜龍亭祝慶之宮室樸素無金碧之飾富貴者瓦屋不過三楹餘皆茅土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所居地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棘楝為藩殿宇多雕漆禽獸賦法界如井田王臣民各分土為食祿無征斂有事一取諸民事竟即已用刑甚嚴盜竊即荆劓入無貴賤皆驍健耐勞苦饑寒不知醫

藥六鮮疾疾兵甲堅利射可至二百步進止有金鼓隣國畏之俗常鬪狠輙手刃人度不能脫即剖腹自斃琉球旁有毗舍那者島中小夷鳥語鬼形裸袒䏧盱殆非人類不通中國其譯語呼天為甸尼地為只日為非祿月為都及土產鬪鏤樹硫黄胡椒熊羆豺狼

石匱書曰琉球歷漢魏唐宋不通中國而一至我明首先歸附其亦禹貢之旅獒氏乎　高皇帝獨賜章

服許其遣子入學及操舟八戶其罷遇豈他國所敢望哉迨後二百八十二年恪共臣職海以外不聞有琉球名者白雉黃耇重譯歲至中國聖人其貽謀不遠大哉

哈密

哈密故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為西域諸國之咽喉元族屬威武王安克帖木兒居之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封為忠順王賜金印即其地置哈密

曲先罕東罕東左几四衛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貢使至者咸至哈密譯文其關乃發而土魯番者強番也控弦可五萬騎忠順王三傳而至脫脫卒于孛羅帖木兒立為其下者林所弒王母弩溫荅力守國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調其衆掠赤斤蒙古不從患即以兵劫王母及金印歸王母之外孫罕慎遁肅州久之廿肅守臣奏納罕慎復王哈密而阿力死于阿黑麻代之罕慎貪而殘失衆心弘治初阿黑麻扶

詐稱罕慎據其城上言罕慎非王裔不稱請自王哈密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不許仍賜璽書切責阿黑麻悔懼上金印及還所據城詔襃予金幣有差乃行求忠順王之近族故安定王裔孫陝巴為王使哈密頭目阿木郎輔之阿木郎勾引哈剌灰夷掠土魯番阿黑麻怒復以兵入劫陝巴及金印而支解阿木郎以殉弘治六年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緱謙經畧之戍土魯番使四十餘人於兩廣阿黑麻遂自稱可汗

峪罕東諸衛聲欲取甘州而海等以奉使不稱下獄八年、阿黑麻留其將牙蘭守哈密精兵不過四百騎、甘肅撫臣許進帥臣劉寧諜知之乃以三千騎襲破哈密牙蘭走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宥其脅從者八百人還陞賞各有差九年、阿黑麻復據哈密乃奏送回陝巴、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詔赴前威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陝巴至則復故封遣兵獲之國、所以勞賜阿黑麻良厚、十七年、哈密諸部、以陝

巴嗜酒掊尅欲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為王陜巴懼䠷之沙州而會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真帖木兒弗果來都督寫亦虎仙等誅謀叛者迎陜巴復之是年卒其子拜牙即立時真帖木兒以亂故依中國留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遂自立上書求真帖木兒不許正德六年始議遣還湯沐衣幣護之出境而滿速兒已復襲下哈密遂拜牙即走詔左都御史彭澤暊師往經畧之澤宿將也度未易兵之乃以

繒綺二千、白金罌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滿速兒喜因請還金印及城池而譯不俟報輒上書言事定乞歸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諜知兵罷即不肯遽還金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不絕且頗與肅降夷款兵備副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獄而阻勞賜金幣不出關於是滿速兒以萬騎寇肅州游擊芮寧出戰不利亡八百騎九疇嬰城自守復疑其使內應悉捶殺之而使之婧尾刺達兵掠土魯番部落速壇

兒狼狽走軍從後徼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書王瓊與澤有郤發其辱國欺罔及陳九疇輕率專擅激變喪師上聞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彭澤善不獲已奪官又捕九疇下之獄亡何　武宗崩給事御史劾王瓊挾私忌功廷和為內主乃逮瓊戍之起彭澤為兵部尚書出九疇於獄以都御史撫甘肅尋逮瓊兒以二萬騎入甘肅焚舍廬剽人畜九疇拒之出境斬獲亦相當又遏海四鹵亦不剌敗之鹵首百餘即上言

速壇兒中流矢死矣捷聞會廷和坐議禮罷彭澤亦罷新貴人璁萼用事廷和甚也知王瓊怨之故力薦爲西帥瓊復上言辯澤九疇事且言速壇兒寔不死按驗當九疇誣罔論戍而瓊出揚兵境上喻速壇兒利害還哈密罕東諸部落散之近地速壇兒讋不敢爲寇諸國稍通貢然哈密竟不復城而金印失矣尚書胡世寧智略士也與璁萼善然頗不甚直瓊而極言九疇材武數推轂不果用

石匱書曰國家立哈密欲以為外臣藩四陲耳卒之兵連禍結幾與明相終始其害何如也即嚴兵不能滅土魯番哈密閉關絕貢寘之度外可也兵不足威賞不足結柔之何竭中國之財力而填之竟取辱也雖然其內事猶有可論者夫彭澤躁而輕然其不用兵旨可採也陳九疇果而核然其材不可失也功罪亦相當楊廷和似有挾然其所超進皆才也王瓊愎而修怨然其經畧之策似長也璁萼似公然其所快

在私也合而論之可思已

兀良哈　即朵顏三衛

兀良哈古東胡地高辛氏之裔昔高辛時游海濱過棘城關遇顓頊之墟樂之封其子猷越居爲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漢卑鮮唐吐谷渾宋契丹皆其地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元時爲大寧路北境　高帝既有天下東夷遼王惠寧王朵顏元帥府各遣使來朝於是即古會州地置大寧都司封子權爲寧王

填之後置大寧朵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與遼東宣府東西為外藩、燕王靖難、將引南兵下、患寧王躡其後、自永平攻太寧入之、謀拉寧王為助、賜予兀良哈說之、兀良哈皆喜、燕王行、寧王餞之郊、兀良哈從一呼皆戰、遂擁寧王西入關、於是取其三千人為奇兵天下既定、燕王德兀良哈、盡割大寧地與之、徙寧王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等處、尋增置卜喇哈衛大小頭目二百七十枚、歲再貢、給牛具、酒食布帛良厚、自

足其部落益蕃我弟守内邊與宣遼聲援隔絶久之陰附阿魯台二十年　上親征阿魯台還師擊之大敗其衆於屈烈河斬首数百擒酋長数十人盡收其羊牛馬駝十餘萬宣德三年　上出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寇　上以鐵騎三十分两翼擊之手射其前鋒三人斬其酋渠正統中屢寇遼東延安境

上怒其反覆不常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等分勦之勇等擒捕其授遼賊徒獲其人畜而左參將都

督同知楊洪亦俘斬兀良哈、安出等部下於克列蘇等處。兀良哈亦尋悔罪、自獻所獲犯邊諸夷、朝貢不絕、蓋三衞中、惟朶顏據地最險、兵騎最強、十四年也先寇東部、大寧福餘不能自立、從也先為向導、隨之來貢、見我所以待之也先、比其待三衞加優數倍、憤然謂我畏強而慢弱、自是天順成化間與朶顏輙通北虜、毛里孩、的加思蘭等入寇、已輙謝罪、國家輙撫納之、而彼亦小小為寇抄不絕、弘治中守臣楊友、張

瓊燒荒出塞掩殺其衆自是寇益起陽順陰逆正德中朶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參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殺乾尚書王瓊請責問花當執其子償罪花當懼然貪中國賞賜寧棄其子不敢絶漢好嘉靖中與北鹵為婚媾時時導鹵寇邊詰之輒支吾對我中國不能為我主與婚媾求好而已朶顏酋長近有長昂董狐狸炒蠻夷婦大小嬖只猛可順等號為六虎長昂死其子賴[illegible]尤虎橫恃險而強有自來矣

石匱書以、葉夢熊、曰、成祖北伐、至鳴鑾戍、語金幼孜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寧夏、甘肅、則邊境永無事矣、是棄大寧、非 成祖意、後世謂欲借屬夷藩蘺中國、誤矣、至宣德五年、并開平而失之、喪地三百里、由是左右臂俱折、而松關潢水、險固在虜、夫不得祖宗之意、而揣摩其影響、以幸苟安、此二百餘年之大誤也、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為
酒泉燉煌二郡、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後没於吐番
入西夏、元仍屬瓜州、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术子
塔力尼率五百人來歸、設赤斤蒙古千户所、以塔力
尼為千户、賜誥印、尋陞為衛、以塔力尼為指揮僉事、
十一年、擒叛寇老的罕來獻、上悅厚賜之、晉指揮
同知、塔力尼卒、子且加失旺嗣、晉都指揮同知、正統
元年、自言與韃靼戰有功、晉都指揮使、五年、晉都督

僉事且加失旺辛子阿速嗣是時尾剌也先強盛嘗求婚阿速未之許也先使人要阿速往受聘阿速懼請內遷避尾剌報詔曰婚也先可也往受聘不宜往而見詐悔何及矣赤斤爾世地奈何棄之爾弟保險綏衆善自備朕且命邊將緩急爾矣遂勿徙始苦木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于達達生鎖合者及革古者乃命分所部為三帳自領中帳使塔力尼領左隸以西番人鎖合者領右隸以達達人至且加失旺父

子相繼長赤斤部落強欲并右帳相仇殺不休鎖合者啜勢所部來歸未幾死子切塔兒嗣景泰阿速以擒叛寇功晉都督同知復晉左都督成化二年阿速卒子兀撒塔兒嗣其明年兀撒塔兒卒子賞播塔兒嗣是後土魯番陷哈密侵掠赤斤至正德間奪其印種人散亂多走塞下衛遂虛

安定　阿端

安定韃靼別部東為罕東北抵古沙州其地廣袤千

里無城郭俗以馬乳釀酒氊帳為廬產馬駝玉石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貢鎧甲刀劍等物賜織金文綺分其酋長為阿端阿真若先帖里四部給印章明年獻故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許之遂以夷酋沙剌等為指揮等官安定王立未幾為沙剌所殺部落潰散至永樂十一年其孫亦攀丹來朝賜印誥復故封二十二年中使喬來喜等往西域至畢力江為賊所殺洪熙元年

都指揮李英率兵至罕東問故罕東指揮綽里加言賊中國使者安定曲先二酋也英進兵擊安定斬四百八十級擄安定王桑兒加失夹及男女千餘人獲駝馬牛羊十四萬有奇曲先遠遁安定王詣闕頓首謝罪遣歸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觸領占為戒淨慈應國師給誥命銀印是後安定王與國師屡入貢而國師之外復有禪師正統時國師則桑土鄰真禪師則攝刺藏卜正統十一年亦攀卜辛子領占幹些兒

嗣。成化中，為土魯番殘破，苗裔散失。弘治初，安定王領真幹即兒子千奔請嗣王，許之。正德七年，為北鹵亦卜剌所破，餘衆內徙。嘉靖間，復令其部酋嗣為指揮。然安定之後無傳，而阿端久泆莫知處。

曲先

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荅林元帥府。洪武四年，設曲先衞，以土酋散西思為指揮同知。其後為朶兒只巴所攻，并曲先入安定，居阿真地。永樂

四年指揮哈三散即思三郎等表言西番侵暴乞仍立衛從治藥王准報可以三郎領衛事給印章并從安定治所於昔兒丁永樂末散即思及安定酋叔殺中使洪熙改元命李英討破安定追踰崑崙西數百里至雅令闊地曲先遠遁英還師都督史昭言叛酋未獲宜窮追詔已之宣德二年散即思復掠使者及西域貢使命史昭率安定罕東兵討之散即思懼而逃遣弟千戶堅都等進馬贖罪上以遠夷不足較

宥之還其俘令居故部指揮那罕表言二女四弟及部落五百餘人皆為安定所擄及餘衆潰居西番江不敢歸詔安定王亦攀丹索部下遣還仍諭居西番江者使復業其後屢入貢然亦苦土魯番內徙失故地

罕東　罕東左

罕東罕東左二衛皆在沙州古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土酋哈咯等侵塞涼國公藍玉討之深入至阿

真川、不見鹵還。三十年、酋長鎖南吉剌思遣使入貢、立罕東衛、以鎖南吉剌思為指揮僉事。永樂二年、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進指揮使、答力襲為指揮同知、目頭奴々為指揮僉事、皆賜冠帶鈔幣。自是貢不絕。曲先之從罕東頭目班麻思吉率所部從檎斬首鹵、獲駝馬牛羊以獻。宣德七年、功授指揮使。成化中、為土魯番所困、夷酋奄章逊居沙州。朝廷許其耕牧輸貢、部落日蕃。至奄章之孫只克、以罕東衛既

廢請立罕東左衛治其地從之以只克嗣其祖官領
衛事已晉都督僉事弘治八年土魯番掠沙州迫諸
夷自附只克請救用兵部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
襲之我師出罕東失期不能有大功自是土魯番入
寇每假道罕東令給食而亦不剌安定數掠其資罕
東愈微至弘治時往往款肅州塞求卹矣只克卒孫
白羔黑剌嗣為都督嘉靖初與別酋沙木哥土巴先
叛土魯番皆來歸邊臣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城半

居戚卤仍擇其壯勇練習之番休迭上皆聽白羔、黑
剌約束部落浸番而我邊以餉夷糜倉粟坐困

沙州

沙州與赤斤接境洪武二十四年王子阿魯哥失里
遣使朝貢永樂三年置衛以其首困即來置住二人
爲指揮使給冠帶印誥困即來領衛事遞進都指揮
都督宣德七年來告飢且言諸夷侵掠請徙居察罕
舊城不許正統四年所部指揮阿出不花等逋入哈

密、及罕東酋班麻思結等竄居其地、困即來以聞。上命哈密罕東還其逋、并歸侵地、仍諭困即來善撫部落毋盜隣啓釁、其後屢偵瓦剌哈密事情、遣使來告、上嘉勞之、賜綺幣、七年、令邊將率戍、助修苦峪舊城、城竣、入謝、賜綺幣襲衣、歸言瓦剌也先欲為弟娶其女、詔聽自便、九年、困即來卒、困即來受職四十餘年、朝貢頗恭、官為祭賻、以喃哥嗣為都督僉事、弟克羅俄領占為都指揮使、佐南哥領衛事、明年、沙州

衛都指揮瓦魯思不花貽書邊將，言指揮乃兒不花等，欲誘瓦剌掠沙州，守臣以聞。上曰：是書無喃哥名，何也。命總兵任禮查覈，任禮疏言喃哥弟鎖南奔受瓦剌偽封，今喃哥復言其就婚罕東，虞有他變，勅禮稽察之。十三年，禮擒鎖南奔以獻，兵部請正法，上以其父兄恭順，釋勿誅。是時喃哥以困瓦剌，率部屬二百餘戶，一千二百三十餘人來歸，命居山東平山、東昌二衛，自都督而下給糧及耕地有差。沙州遂

癸未幾喃哥辛克羅俄領占嗣後賜名羅秉忠

土魯番

土魯番古交河縣之安樂城漢為車師唐為伊西唐時入職貢旁用開元曆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其人類高麗貴人食馬以下食羊或鬼為樂多琵琶箜篌好騎射火州東七十里為柳城古柳縣也永樂七年陳誠至其國遣使朝貢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城萬戶尾赤剌俱貢

馬及王璞其後朝貢者弟稱土魯番成化中其酋破
哈密鹵王母弘治中殺罕慎鹵陝巴自後叛服不常
正德嘉靖中皆來貢
石實書曰朵顏諸衛其俗喜偷剽時入漢北盜馬三
四人驅千百匹鹵以衆來攻不敵則降而事之為鄉
導至婚子女詛誓相媾而貪中國賜予歲來朝撫之
孚則更以鹵情告我得預為備故迫則驅入鹵信則
墮其計善處之則因而為閭藩蘺失而耳目猶在也

西番

西番故吐番地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至唐時并吐谷渾始盛唐末復衰宋入貢不絕元世祖始郡縣其地以番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明興洪武二年遣使持詔諭之隨寇臨洮守將韋正禦之時河冰未合師不得濟正祝天賊若平者則合河冰頃之有冰如巨屋自上流而下風隨之冰合即渡河擣其

告賊大驚請降自是諸部相繼來歸六年令諸酋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給玉印置烏思藏朵甘二指揮使司及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府官過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為指揮宣慰招討元帥萬戶等官領之明年陞烏思藏朵甘為都指揮使司置西安行都指揮使于河州以帝正為使統二番司復封番僧為大寶法王大乘法王闡教王護教王闡化王贊善王凡七王各給印

諸俾導其衆約比歲或間歲一貢使者時往撫諭八
年川藏族殺我使鞏哥鎖南等于是命衛國公鄧愈
為征西將軍沐英副之討川藏師分三道進覆其巢
窮追至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疋牛羊十三
萬而還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朵兒
癭嗉子阿卜商等叛據納鄰七站復命英討之英兵
至洮州賊皆遁去斬叛逆土官阿昌失納等築城於
東籠山南川留兵戍之疏聞　上曰洮州為西番門

户城之是扼其喉矣命置洮州衛英兵進擊三副使瘦嗉千戶破擒之斬獲人畜甚衆十五年敕松州衛指揮耿忠令番人計戶出馬充賦名為差發二十年禁番使闌出麻鐵二十五年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驛忽樂等叛都指揮使瞿能討之月魯帖木兒遣人請降諸將疑其詐請擊之能不聽賊遂遁去上命凉國公藍玉討之月魯帖木兒與瞿能戰敗玉誘執之送京師伏誅玉因言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

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緣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杜遏奸萌從之王又請籍民充兵并討長河西朶甘百夷 上曰民勞甚復籍之其何以堪長河西諸夷姑待後舉王遂班師明年至金牌信符遣使頒給諸番諭之曰往者朝廷有需于爾必以茶貨償之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多假朝命漁獵爾等朕甚惡之今後遇有差發必合符乃應不者械至京師罪之隨立茶馬司於洮河二州聽番人以馬易茶民毋得

私市遣者死遣曹國公李景隆至番市馬以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分給衞士復令禮部檄長河西打煎爐番首責以納馬修貢諸番咸稽首奉約茶法大行永樂元年遣使賜番首及諸國師白金鈔幣定番族來朝貢格四年迎番僧哈立麻至京封為大寶法王尋賜遣歸明年遣指揮劉昭往西番設驛通使仍撫諭軍民昭還遇番賊劫掠率衆攻敗之洪熙時曲先安定二衞首邀殺中使李英討破之

以番兵從征功國師究卜拾剌思巴等皆晉秩給誥命銀印宣德元年遣太監侯顯等使諸番更三歲方歸正統四年生番隨渠等八百二十九寨頭首曲吾巴等各遣僧入貢初諸番有欲貢者為生番所阻松潘守將趙得遣人諭之故相率貢指揮趙諒與番僧商巴有隙因與得誘執之掠其財其弟小商巴率眾入犯遣都御史王翺都督李安討之翺察其枉出商巴于獄具以聞復命商巴為國師十四年停西番金

牌，歲遣行人四人，視茶政。景泰間，西番黑樓等三十一處男婦一百餘人朝貢。諸番柔服，獨董卜韓胡都指揮使克羅俄監粲稍桀黠悖慢，屢詔讓之，未幾死。天順五年，番寇涼州，圍都督毛忠，總兵宣城伯衛穎戰卻之。八年，西寧番族把沙作亂，穎與巡撫都御史吳琛率衆討破之。初，番僧入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漸增至天順，遂至二三千人。前後給絳賞賜不貲，所至騷動。成化元年，禮臣以為言，詔諭闡化王，令遵貢

期三歲一至毋多人毋雜用國師禪師等印未幾番僧劉巴堅恭等以秘密法進天子受幸之法王封號至累數十字道從用執金吾伏賜予駢蕃其徒錦衣玉食至數千人矣九年岷州番入寇千户包景欒之被害十七年給烏思藏諸番王及長河西魚通寧遠等宣慰司勅書勘合令貢時四川陝西驗入十九年以都御史阮勤言歲運四川茶十萬斤至陝給賜番僧二十四年罷行人巡茶以御史一人代之自景

泰後茶政稍弛番馬多不至非復國初時矣弘治末
命都御史楊一清理其事一清請復金牌信符制
從之正德番僧復肆法王綽吉我些兒者烏思藏使
也以術得幸出入禁中請授其徒二人為國師還居
烏思藏如大乘法王例入貢一日言其國有異僧遣
中使劉允入番取佛禮部尚書毛紀諫不納是時西
海逋酋亦不剌恭掠西番無寧歲徵兵逐勦酋避走
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

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入境殺擄人畜卿與諸將各擁兵不戰總督尚書王憲以聞詔讓卿八年洮岷番賊數入鞏昌隴右騷動勑總督尚書王瓊徵集大衆經畧其事瓊開諭諸番示以福禍多聽撫惟若籠板爾及剌卿等族不服乃分兵攻之破若籠板爾二族蕩其巢剌卿等族震慴稽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降七十族諸番復定十二年烏都鶴鴿番為亂四川巡撫楊守禮討平之隆慶末岷

俺答以迎佛爲名復駐牧西海蠶食日甚番人大困其地自烏思藏朶甘二都指揮使司外爲指揮使司一曰隴荅宣慰使司三曰朶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使六曰朶甘思曰朶甘隴荅曰朶甘丹曰朶甘倉溏曰朶甘川曰磨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曰朶甘思曰剌宗曰孛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參孫曰加八曰兆日曰納竹曰倫荅曰果由曰沙里可哈思

的、曰孛里加思來、曰撒里土兒干、曰參卜郎、曰剌錯罕、曰世里灞、曰洲側魯孫、皆洪武間所置、其後亦時有增設、及族種甚繁、不勝紀焉、番有生熟、其受差發者為熟番、不者為生番、俗質直朴魯、上下一心、君臣為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酪衣氊、居毛帳、務耕牧、好狠鬬、貴壯賤弱、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析支、湟水為大、物產犂牛、㹦羊、艸上飛、骨篤犀、金剛鑽、馬價珠、銅佛、天鼠皮、譜嚕、沙裳

楸黑騍為奇貢道由四川陝西屢違約多人且不如期至隆慶三年俱限三年一貢定名數每處赴京毋過十八人餘留邊候命賞賜有全有減著為令

石匱書曰倭之市舶番之茶馬一以馭夷一以富國此貨殖平準之所以表裡軍政也自後世奉行非人敗乃公事遂併市舶茶馬而廢之是猶因食得噎乃復因噎而廢食也夫利關國脉肥瘠因之食其可終廢乎哉